爸爸的小金库

□陈佩君

我的父亲是个妻管严,他有一份微薄的退休金,但全都上交给了我的母亲。

“老爸,这么多年,你怎么不为自己争取点零花钱的权利?”

“你妈那脾气,你妈那一根筋,能说得通吗?”

我爸的口才可是一流的好。尽管他是个老渔民,读书也不多,但无师自通,老庄那一套肆意汪洋的比喻说理,运用得炉火纯青。比如,他想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就跟我们这些后辈说:“你们年轻人都乘上飞机火箭,能否拉一把我们老年人,至少也让我们乘上公交车。不要让我们这些老头拉着破牛车,远远地落后于时代,追也追不上。”我们这些后辈怎么忍心拒绝一个不想被时代淘汰而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老年人?

可老爸的能说会道,也敌不过老妈的强势,真是一物降一物。

“人似鱼,钱如水。身边没有一分钱,寸步难行。”我劝母亲给老爸一点零花钱。

“你爸,夜有宿,饭有吃,要钞票做啥?”母亲大嗓门一起,我和老爸立即哑口无言。我妈在家的绝对权威,不可动摇。老妈若不高兴,整个家就战战兢兢。

“老爸,没钱,你怎么过日子?”

“身边没有一文钱,那就不去人群里凑热闹,自个儿钓鱼去。”

老爸是个爱热闹的快乐老头,喜欢扎在人堆里,喜欢聊天。聊天时,他的嗓门特别洪亮。兜里没有钱壮胆的老爸,心里自然没有社会交往的底气,只好自我逍遥钓鱼去。

“老陈,怎么又去钓鱼了?”

小区门口,树荫底下,石板凳上,一群老年人排排坐着,给出门钓鱼的老爸行注目礼,还特意问候一下我的老爸。

“呵呵,钓鱼朋友喊我去。”老爸敷衍着,奔向空旷而寂寞的河边。

老爸没有社会活动的经费,自然少了聊天扎堆的乐趣。我不忍心,于是每个月,偷偷地将零花钱塞进爸爸的手里,并提醒一句:“钱一定要藏好,一旦被我妈发现,钱要没收,还要盘根问底,到时会连累我。”老爸乐呵呵地说:“不管来多少钱,我都能藏得好好的。”

“老爸,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养了我这样的女儿,为自己设立了世上最保险的小金库。”我得意洋洋地说。

老爸幸福地笑着,说了句:“阿囡,说得对。”

我是在老爸温暖贴心的一声声“阿囡”的叫唤声中,快乐长大。老爸给了我全世界最好的爱,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从小,我被爸爸当成公主一样宠爱。爸爸吹笛给我听,爸爸画画给我看,爸爸讲故事给我听……记忆最深的是,三十年前的一个冬天晚上,我备战高考,边作业边随口说了一句:“刚出炉的奶油面包真香真好吃。”没想到,一会儿,爸爸将热乎乎的奶香的面包就放在了我的书桌上。他笑眯眯地说:“阿囡要吃,爸爸立马行动。”寒冷的夜里,爸爸特意出门给我买来了刚出炉的面包。此类爸爸宠我的例子,举不胜举。被爸爸宠大的我,生活一直很幸福。老爸没钱,我岂能袖手旁观?

有了我给老爸创设的小金库后,老爸快乐的大嗓门又在小区门口响起。他开心地跟自己的老伙计们混在一起。一群同龄人相处在一起,总有人情往来。如,哪个哥们病了,探望时,送点慰问金;哪个哥们或他的老妻走了,送上丧礼金,诸如此类。有点小钱的老爸,犹如一条鱼儿在属于他的水中畅游。

老爸每天会准时出现在小区的老人群体里。然后,有人就发话:“老陈,你是这里比较年轻的老头,侬来数数今天还有几个老头?”

老爸开始清点人数,然后汇报这群老年人的生活实况。比如,“昨天早上,阿岳老头坐在这里的石板凳上,说他想吃红烧肉,结果昨天中午,他坐在饭桌面前,一声不响地就走了,走得挺爽气,就是红烧肉一块也没有吃过。”

这群老头就开始叹息着:阿岳老头,没有吃到红烧肉,就离开了人世,有点遗憾。然后,这群老头又开始羡慕着:阿岳老头,没有吃过卧病在床之苦,到了该走的年纪,就爽爽快快地离开了人世,好福气。

这群老头的聊天话语,如此风轻云淡,生死就那样子。他们的日子也那样子,天南海北地神聊着,时光也在碎碎念念的七言八语中悄然划过。这时的老爸神采奕奕,尤其那双老眼还亮闪闪的,显得自在又快乐。

我的老爸快八十岁了,作为女儿的我,也即将退休。我想得明白,老爸他能用得了多少钱?能让他快乐每一天,就足够了。“人啊,其实跟那些花花草草一样,随季节花开花谢,一切随缘。”每每看到春夏秋冬季节轮回时,不断走向衰老的父亲,总爱说这样的话语。他的话语里没有暮气,没有虚无,只是透着丝丝缕缕的恬淡冲融。而我和父亲的这场父女情缘,也终究只是一场花开花落。

但愿老爸的小金库存在的时间,能久远点,再久远点。

缅怀父亲

□吴以龙

父亲生在苦难的旧中国,从小吃了不少苦,解放后为家乡的改革建设做了不少工作,他是一个很有初心的人,最后病倒在岗位上。在他的身上能找到许多优秀品质,他是那个时代许多农村干部的典型代表,值得我们纪念。

父亲离世已经五十四年了,但在儿子的心目中,五十余年前发生的一切,仿佛如同昨天。他那饱经风霜,又缺少营养的黑色脸,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他对工作的忘我,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对家人的亲情友爱,都是那么的清晰明亮,父亲是我仰止的高山。

我的父亲吴由相,原芦花乡塔岭下村人。他出生在动荡不宁、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那年是民国1921年。在家里五兄妹中,他排行老二。他出生前,家里曾发生过火灾,房子被毁,因此靠租住别人家的房子过日子。据父亲讲,当时家里还有几亩薄地,几爿柴山,爷爷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奶奶很能持家,家里还养猪养羊。有点出产就翻越塔岭挑到大展街里卖,有时也挑到沈家门卖,换回些现钞补贴家用。困难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后来还有了积蓄,便买了房子。

卖房子的这家人与我们是同姓,因急需用钱,将房子卖给了我们。房子是三间平屋,外墙用草筋泥做的,在北方称干打垒。买屋后的第二年,父亲八岁,爷爷死了。爷爷的死因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他在后园地里锄地,脚底被破碗划开了个口子,发生溃烂不治身亡,爷爷去世,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再次陷入困境。奶奶一人怎么撑得起这副担子,家里生活实在过不下去。

过不了多久,在众亲的安排下,把最小的姑妈送人,一个姑妈寄养到亲戚家,一个姑妈给人家做童养媳,一个姑妈算是大抬。奶奶虽然不舍,各人离别时大家都会痛哭一场,最后只剩奶奶和父亲俩人。为了家里日子好过些,最后奶奶也出门,到沈家门有钱人家做针线佣人,父亲到芦花岱浦缪一户人家当看牛娃,只为有口饱饭吃。八岁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吃的是有钱人家大锅一角的番薯干,菜是剩汤。青年时代他帮人打短工,种田割稻,做苦力,样样农活都做过。

1950年5月17日舟山解放,在政府工作队的带领下,父亲积极参加斗地主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成了土改工作的积极分子。

1952年父亲入了党,他是我们乡第一批入党的;1954年起任芦东乡乡长,后来是大公社的副主任。当了干部的他工作更忙了,白天总是在外面奔走,晚上回家也很晚。

父亲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他有着强烈的职责使命感,工作非常认真,为家乡的发展倾注了不少的心血,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许多农村干部的形象。

从贫苦中走出来的农村干部,他生活朴素在乡里是出了名的。初期去外地开会,他是带着饭出发的,中午人家吃食堂,他冷饭泡热水。一年四季,就那么几件衣服,颜色发白了,袖口破了,补补再穿。但在乡亲们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期间,大家都没饭饭,吃糠咽菜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也有饿死的,他心痛,又万分焦急,为此他整天东奔西走,想方设法为大家找吃的。当他打听到老矸头有番薯干可买,奔走几十里路,就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了两袋番薯干,解救急需帮助的乡亲,还连夜在家熬好番干汤,挨家送给大家喝。亲戚或邻居有人生病了,他会拿自己的工资送他们就医。

服从组织是他神圣的天职,自参加工作以来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乡。哪里条件艰苦,工作困难,总能见到他的身影。在他的个人简历中,1959年他任泗湾管理处副书记时兼任过沈家环卫所长,1963年兼任过我们公社里山村书记。经过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影响的里山村,加上地处偏僻,干部没人当,又组织涣散,粮食产量低下,群众生活困难。

为了转变落后面貌,发展山区集体经济,1963年4月,公社党委决定派他前去任支部书记。在党委写给县委的报告中说:“公社副主任吴由相自1954年任芦东乡乡长以来,多数时间在该地区帮助工作,情况熟悉。因此决定派他前去任支部书记,固定下来,以便切实帮助工作,培养骨干。”在里山兼任支部书记的几年时间里,他早出晚归,走遍了里山的每一户人家,带领干部群众,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经过他几年的努力,骨干培养起来了,组织有了落实,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做干部多年来毫无疑问会得罪人,有时还被人骂,父亲是从来不会记气的人。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许多人不理解,与政府对抗,工作难度很大,个别人还上门谩骂,但他总是让着,耐心地讲解、劝说,后来这户骂人家的丈夫在劳动时,身体受伤,父亲还上门去看他。

宁可人负于我,不可我负于人。他的正直善良,诚朴敦厚的品质在整个芦花乡是人尽皆知的。很多事情我不知,都是他去世后老一辈人告诉我的,但足见他的人品和为人。

父亲过早地离世,皆是过度劳累,生活上过于节俭,长年累月拖垮了自己的身体。1967年1月,他在普陀县勾山公社姚坝门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时,突然昏厥在水库工地上,经诊断他患的是肝硬化晚期并伴严重腹水。在当时的医疗条件情况下,患了这种病,如同被判死刑。两年后的1969年6月19日,终因救治无效离开人世,父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9岁那一年。

想想父亲苦难的童年,工作的艰苦,未能享受人生的天伦,就过早地去世,这也许是他命运的多舛和人生不幸。前两年在他百岁冥寿,做儿子的我,为他重修了坟墓,新做了墓碑,通往坟地的道路也浇了水泥,这或许是做儿子所尽的一点孝心,和给他最后慰籍吧。父亲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为您祈祷,愿您在遥远的天国平静,快乐!

感念亲恩 父爱如山

——写在父亲节之际

父爱如天,内涵博大;父爱如地,沉稳深厚;父爱如山,坚强依靠。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再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愿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健康长寿!

父亲的最后时光

□蒲斌军

气越来越紧,喉咙里仿佛有只手,慢慢地扎紧——你一定玩过扎气球的游戏,或者便是当你从河里捞出一条鱼,把它举过头顶,看它一张一翕的嘴巴是怎么样的一种滑稽的表情——这是典型的肺癌晚期病人的症状。

父亲的头脑异常清醒,这很可怕。我希望他在迷糊或者深度睡眠的状态下,不自觉地淌进另一条河流。父亲轻轻地呻吟,他永远是一个内向沉默的人。即便是要走,他也不想带去过多的喧杂。他太喜欢安宁了,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栖的生活,走也要走得安然无恙。病魔竭尽一切所能要打垮他,他不再反抗,除了承受依旧是承受。

父亲的病一天不如一天,从开始吃米粒,然后是小米粥,再是喝米汤,最后只能喝点水,且也只能用吸管吸食。他说肚子难受,肠子都快打结了。他想吃啊,可是吃不下去啊!有好几次,他气紧得不行,好像在与死神进行着一场拔河比赛。他拼尽了力气,额角也有了零星的汗滴,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只能用简单的手势进行对话。

那晚,父亲有点预感,摆摆手示意回家,我下楼到普陀医药公司要了氧气包,拦了辆车,送他回家。等把行李都打理完,搀扶着父亲到后座,他累得直喘气。母亲问他:“老头子,哪里难受啊?”他甩过头骂了脏话。我很惊讶,这么多年,父亲从来没在我们面前说过脏话,他不赌不嫖,待人和气,规矩做人。我们叫司机开了窗,我回过身子,帮他揉揉胸口,他终于平静下来。

家里,灯火通明。父亲被扶到床头,他有点心安了——终于回家了。等亲人散后,只余下我、哥哥、母亲和父亲四人了。那夜注定是漫长而难熬的,母亲的嘴唇干裂了,这么多日来,她拼着,搏着,用最后的柔情照顾着爱人。硬板床太硌背了,父亲睡不安稳,他想睡得稍稍安心点,叫我们帮他拿了一根小板凳,横放于腿间,觉得低了,又叫我们拿了纸箱,上面铺了条毛巾,头一侧想睡去。这么多天,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太需要睡眠了。

一夜折腾,一夜无眠。窗外阳光进来了,新的一天来临了,这一天的价值远大于父亲六十多年的光阴。为了延续父亲的生命,我坐车到中医院帮他配点营养液。中饭后,母亲来电:“你爹快不行了,快来吧。”我下床穿好衣服,走到马路,哥又来电,“叫你不要回沈家门的,阿爹死特啦。”我连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房里有哭声,是那种嚎叫,直刺我心。我跑进去,床头是父亲。不过这次他没有抬眼看我,他的嘴张得老大,看得出走得太痛苦。我哭了,用手托起他的下巴,擦拭他的眼睛,还有点温热,但确实是具没有生命特征的尸体了啊。走得太快,从检查出患病到离开,才四十天啊。

在父亲弥留之际,邻居好友都来看他,他和他们握握手,挥挥手,眼里流露着是依依告别之意。他们都说:“侬阿爹真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我时常在问,父亲到底有怎样的人格的力量?我问侄子,他想了会说:“很能为别人着想。”是啊,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便是个高尚的人。病房里轻轻地哼叫,伺候他时挥手叫我们休息,亲人伤心落泪时摆摆手,反而劝慰大家……够了,如果我能继承他百分之一的美德,我便是个无法摧毁的人。他把爱留在人间,播种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留给大家的最好的礼物。

我不悲伤,我为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而欣慰。

一节木工课

□陈斌

这是一次普通又特殊的课程,说它普通,只不过是我爸朋友家具厂的一次实习课,说它特殊,是因为它给了我毕生难忘的教训。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工作之后,闲暇之余我爱上了木工,父亲就和我说,他有个朋友是开家具厂的,要不要你去那里实习一下,上一次实习课的收获要远远超过自己瞎琢磨。

“好呀好呀。”我忙答应下来,晚上就做好了各种准备。第二天我换好了工作服去厂里接受一次特殊的课程。

我爸的朋友把我带给了一个他们厂的大师傅,并告诉我跟着他能学到真本事,但是他并没有说我只是爱好木工想来学习一下而已。

我爸朋友刚走,那个老师傅满脸怒容,劈头盖脸地问,“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回答他:“我父亲让我来的,我来学习一下。”

老师傅似乎并不满意我的回答,继续劈头盖脸地问我,“你有基础吗?没有想好吃苦,你爸让你来你就来吗?”

老师傅继续逼问,“你想好了再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并不想暴露我只是个木工爱好者的身份,想了一下改了个答案。“我只是自己想来学习。”我心想第一个答案不对,第二个应该没问题。

老师傅语气里继续带着一丝不屑,“年轻人你吃不了苦,岂可说谎?”接着拍了拍手上的木屑,“给我想好,再来说。”

“哦,是这样。我父亲让我来,我也想来学习一下,所以才来这里。”我心里想两个答案综合一下应该可以过关了。

“木工就这么随随便便可以学吗?看你样子也不像学木工的人,要什么滑头呢?”说完老师傅转身走了。

我很诧异,这只是最普通的一门实践课而已,并不是想偷学什么绝招。可能我爸的朋友也没说清楚,想想我从学十几载一路顺利,从来没有受到委屈,这次的课让我伤感到极致。“难道是他怕我抢饭碗?”我心里暗暗地想。

那个老师傅出去不久之后又回来了,换了副态度。他带着笑告诉我:“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但是要学我们的木匠,就要学好。学好木工真的不容易,何况你只有书本上的知识,从来没有实践。要不你就来演示一下锯木头吧。”然后给了我一把锯子和一块木头,我接过来立马开干,反复实验了三次。看似简单的事情一次也没成功。我觉得可以的结果,在他看来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不是有电锯吗?为什么还要手动锯木头呢?我去找你们厂长。”我把工具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我把这个事情和我爸说了,和他抱怨这个朋友厂里的大师傅太大牌了。“反正我也只是去体验,只是爱好,并不是我的工作。”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头,哈哈大笑,接着告诉我真相,其实之所以我会遇到这样的人,都是他安排好的。“我教你的这门功课叫逆境。你一路走来,读书、上班、拿奖,一路太顺了。非给你补上这节课不可。”

“什么是逆境,就是生命无常;你遇到了困苦、灾难、不平、劫杀、死亡……那都是命运,不因为你做对了什么,就可以逃开;不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才受到惩罚。接受逆境,才能克服命运,克服它带给你的痛苦。”

这节短短的木工体验课让我至今难忘,多年之后,面对各种挑战,也不会在意,面对任何困难,也不再彷徨。没有谁的人生会一帆风顺。成长的过程总会跌跌撞撞,我们可以痛,可以悲伤,可以大哭,但别沉溺悲伤太久。每次打逆风局的时候,我常想起那次木工课,为我留下了很多很多,是父亲给我上过最超值的一节课。

本报地址:普陀区东港海印路426号 问询电话:0580-3805576 3817400 邮政编码:316100 广告招商热线:13506600070 印刷:舟山海印印业有限公司 本报法律顾问: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 徐舟波律师